



初級文化讀物

农业劳动模范殷維臣

NONGYE LAODONG MEFAN YIN WEI CHEN

北京出版社

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（初级文化读物）

金鳳編写
关景宇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50 ·印张：18/25 ·字数：7,7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T10071·516 定价：(4)0.06元

农业劳动模范、共产党员殷维臣是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主任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解放以后，他坚决跟着党走，从组织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成立，十年来始终战斗在农业岗位上。他是一个不断革命，永远前进的人。

一、童年

殷维臣出生在北京郊区黄土岗村一个贫农的家庭里。世代代扛长活、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住着二百多户人家，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。殷维臣的家

庭，比一般貧農更困難，爷爷年歲大了，不能干活，只靠爸爸、媽媽拚命地勞動，辛辛苦苦忙了一年，掙不到幾個錢，弄上一点糧食，只够吃六、七个月的，一年有五、六个月的口糧沒着落。冬天，身上沒衣裳，肚里沒干糧，是他們最苦的日子。有一回，大年三十晚上揭不開鍋，餓得全家人坐在炕上哭。當時，殷維臣是家里最大的一个孩子，还有两个弟弟、三个妹妹。他剛剛七歲的時候，不得不整天跟着爸、媽下地干活，这么小的年紀到田里干活，可真是不容易呀！爸爸給他找来一把小铁鍬①，使用起来还覺得

① 鍬——xian 丁—马（先）。

很沉重，也一样跟着大人改水口子浇地；有时候他就帮助妈妈去打草、背柴禾。夏天光脚板，冬天没棉鞋。邻居潘大爷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维臣这孩子，这么点年纪就干活，真是够苦的呀！”为了吃饭，他一天工也不能歇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熬过了痛苦的童年。

二、仇恨

殷维臣到了十四岁就开始出卖劳动力，比起以前的生活还要苦十分。地主、富农们，拚命地拚磨雇工，干了一天累活，晚上还要挑十几担水，一百多斤重的两桶水，把他压成了罗圈腿。这样繁重的劳动，



还是不得饱暖。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三間破得不成样的土房里，夏天下雨的时候滿屋漏水，一家人都要到邻居家借宿。有一次，两間破土房突然倒塌了，把他媽媽砸暈了过去，老街坊听见动静，赶快拿鎚头拿铁鍬把她从土里刨出来，直到现在媽媽头上还有个疤痕。

殷維臣看見地主家的牲口，吃有草料，住有圍棚。自己跟牲口一样干活，却吃不飽、沒处住，穷人比不上牲口，这是个什么社会？真太不讲理了。殷維臣一到地里干活就想：这一天怎么不落黑，这一年怎么还不到头啊？歇晌的时候坐在树蔭底下，把鋤头倚在树身上，还想：我年年月月扛长活，究竟是谁

给我的，走到哪里算一站呢？他对有钱人的仇恨，一天比一天加深了。有一次实在恨透了，他躲在土坡后面，用大石头狠狠地砸①了地主任玉林一下子，虽然解点恨，可是地主仍然骑在穷人头上，自己还是照样受穷受罪。

吃人的旧社会，实在太残忍了，林里的恶霸地主、伪保长赵起，看到殷维臣长成蛮结实的小伙子了，设下毒计想把他抓去卖壮丁，弄得他日夜不安，白天在田里干活，时刻提防着被抓走；晚上就睡在野地里。日伪时期，他在丰台西仓库当劳工，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毒打、辱

① 砸——zá pǐ (杂)。

罵，后来还挨过国民党伪警察的欺凌，他亲身感觉到地主、国民党、日本鬼子，都是一样的坏蛋，这一切仇恨，他全都記在心里。他想：不推翻他們的压迫，穷人永远翻不了身，过不上好日子。

三、翻身

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殷維臣和全国农民一样，抬起头来，全村的人拍着巴掌推翻了伪保甲制度，大家都說：“这回是咱們的天下了。”他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，被选为农民协会组长、土改委員，斗倒了地主恶霸，人民政府镇压了伪保长赵起。1949

年12月，殷維臣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土改以后，家家户户欢天喜地，这个拿斧头砍木头，钉桩子标地界；那个赶着刚由地主家里分到的牲口车，鞭子甩得山响，大声吆喝着走回家去。殷維臣心里乐开了花，共产党帮助穷人翻了身，贫苦农民种上了自己的土地。他感动地说：“这是我这辈子的大喜事，永远也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”

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，一心一意地要种旺庄稼。殷維臣也志大气旺啦！不过那时候究竟是刚翻身的农民，底子薄，垫本少，即使想把过去种两茬的水浇地改种三茬，让地里多长点“吃”的，可是又缺牲口

又缺农具，增产还是受限制。这时候，政府发放了农贷，党又给指出了方向。号召农民换工互助，发展生产。

四、先 鋒

1950年殷維臣组织了一个临时互助组，到1951年春天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，他就带头组织起有分工、有制度、有计划的常年互助组，当时只有三户组员，这三户贫农都是坚决走社会主义大道的人，一心一意搞好生产。所以，这一年，土豆、玉米、大白菜，全都丰收了，十六亩半水旱地，共打了五百五十四石粮食，农民开始认识到组织起

来的好处。年底，殷維臣到区里党员訓練班学习，懂得了許多道理，第一次听到“农业生产合作社”这件新事情，心想：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是很对的，小块土地怎么能大生产呢？再說老是单干下去，穷的还是穷，富的照样富，总也走不到社会主义。本来，他文化程度低，小组討論时常不爱发言，自从听了“办社”的报告以后，在討論时，总是争着头一个发言。回到村里以后，他立刻和田长和、侯兴成和刘振海等八戶貧农商量办社。党教育他們，也帮助他們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在这块土地上树立起一面新的紅旗，高高地插在黄土崗村。

办社不是簡單的事情，殷維臣



紧靠着党的领导，村里三个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，形成社内的核心力量，一切重大事情，都经过讨论研究，和大伙商量了再做，他一面管理生产，一面和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，巩固合作社的阵地。正在这时候，殷维臣家里起了风波，爸爸担心合作社办不好，害怕入社的大车大马白白地赔进去，虽然没有明说要退社，却大吵大闹要分家，如果真跟家里分开，在群众中影响不好。怎么办？是听父亲的话走个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呢？还是听党的话走大家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呢？这对他是个考验。

殷维臣想：我是一个党员，翻身不能忘本。听毛主席的话没错，

坚决跟党走，不走回头路，要和一切富裕中农思想斗争到底，死也死在社里。这点困难，挡不住我办社。殷维臣和社员们一起大家努力生产，克服困难，一面耐心地说服了爸爸。社员们更加喜爱殷维臣，贫农张兴说：“我们的社主任大公无私，是个好样的。”

五、困难

1952年春耕生产的时候，刚底立起来的合作社遇到了困难，资金不多，又缺种子，人家都已经夹起了风障，社里连葦子还没有，村里的一些富裕中农，凭着土地好，肥料多，公开地说讽刺话：“入社的这

伙人，都是穷棒子，没法混下去，才出这么个新主意，搞什么农业社？亲哥们还闹分家，他们保险长不了。”殷维臣听到这些话十分生气，但是他想起党的指示：一定要搞好生产，才能巩固合作社；摆在眼前的是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合作社必须得到胜利。殷维臣领着大家自力更生，群众的积极性很高，千方百计搞生产，同时，国家贷了二千多元钱给他们，他们起早贪黑地干活，平地填土，开沟拉葦，苦战了十五天，种下了一百多亩早熟蔬菜；一个困难克服了，另一个困难又来了，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有七户社员家里粮食不够吃，都伸手向社里要，殷维臣急得走进走出，想不出好办法，

一天两天过去，再拖延下去合作社就有垮台的危险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他一面向区里请示，一面把党员田长和、侯兴成找来，三个人一商量，决定党员带头，保证不向社里借粮食。大家都去找门路、搞副业，社里六个牲口都去拉脚，一部分社员去打短工，留在家里的人全都紧张地精心加强田间管理。党员刘振海从家里借出了一点玉米，马上分配给缺粮户，眼前的困难解决了，大伙的生产劲头又鼓起来了。到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蔬菜全部丰收。殷维臣和全体社员十分清楚，只要有党的领导，大家团结力量大，就不怕任何困难。